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七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九十七

爾雅爲詁訓之書特少所襲用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
卽唐虞曰載肩征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卽夏曰歲伊
訓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畢命惟
十有二年周曰年也愚及質之今文書反多未合如唐虞純稱
載不待論若商必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
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俱稱
年不等或曰此蓋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云爾若對商臣言
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

沒其故稱矣愚曰然則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
民主罔可念聽非對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稱年疑祀年古
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
記俱然及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爲藍
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見乎辭矣

按宣和博古圖錄商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周已酉方彝銘
曰惟王一祀周亦稱祀太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真古文
仍是元年商亦稱年爾雅夏爲昊天堯典欽若昊天則天之
總稱不獨夏也秋爲昊天多士昊天大降喪于殷則時惟三
月非秋也鳥曰雌雄獸曰牝牡牧誓牝雞無晨鳥亦未嘗不
稱牝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皋陶謨百獸率舞

鳥亦未嘗不稱獸何今文詁訓不盡拘爾雅乎古文反是益可以徵其情矣

又按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本出國語國語是九夷百蠻此易百爲八者襲用禮明堂位及爾雅之文也九夷復同論語八蠻復同周官一事且兼數書其亦自炫其學之博也與

又按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於周曰卜年七百於商曰載祀六百是商不獨通稱年且稱載古人不拘類如此

第九十八

嘗讀文中子述史篇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曰嗟乎罵史尙不可况經乎而謂眞出自聖人口哉註曰太

熙晉惠帝卽位歲此後至十六國春秋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
之呼如詬罵然夫以相敵國罵尙不可况諸侯於其主乎豈眞
出自三代上哉晚出泰誓篇疑者固眾予獨怪其古人有言曰
以下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當時百姓讎紂固往往而
有何至武王深文之爲世讎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汎
語也何至武王易其辭爲除惡務本以加諸紂身湯誓師不過
曰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野誓師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
罰如是已耳何至此爲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若當
時百姓亦未知讎紂而武王實嗾使之者噫其甚矣夫時際三
代動關聖人而忽有此詬厲之言羣且習爲當然先儒曰不識
聖賢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不明厥由于此余每讀之

三歎焉

按京山郝氏多士解云周公於殷未嘗有頑民之稱頑民見孔書君陳畢命及序三篇俱非古故于文王之雅稱殷士曰膚敏酒誥曰殷獻臣洛誥曰殷獻民茲曰商王士曰殷多士皆敬而矜之其肯詆之爲頑民乎余讀梓材曰迷民召誥曰讎民迷民讎民與頑民又何別焉但謂曾加詬辭於紂則無是耳

又按墨子引大誓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其爲古書辭信無可疑或者聞而疑之以爲果爾特與商君之法不告姦者殺告姦者與殺敵同賞等爾恐武王無是語余證以二條曰盤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酒誥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殛此等所立法較大誓不尤甚矣乎或者無以難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伏書之誓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凡五篇誓辭之體告眾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告以左右御馬之攻正用命弗用命之賞罰者甘誓也告以不宜憚此征役明其賞罰者湯誓也告以稱比立之法步伐之數者牧誓也告以戎器牛馬芻糧期會諸事者費誓也若秦誓則因敗悔過別是一格大抵古誓雖識當時告眾之言然後人亦可藉以見一代之兵制豈徒然醜詆敵國如後世檄文已乎中亦有略數敵罪如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湯誓

舉桀之時日昃喪語牧誓舉受用婦言與崇信多罪者今泰誓上中下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絕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嗚呼誓辭至此蕩然掃地矣

又按顧炎武寧人曰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滅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秦誓之文出於魏晉閒人之僞撰者耶憶余晤寧人壬午冬曾問古文尙書還當疑否曰否此殆得悟之於晚歲者然他又騎牆矣見日知錄

第九十九

道之行廢繫乎命予則謂書之隱與見亦有時運初非人意料

所能及者嘗思緯書萌於成帝成於哀平逮東京尤熾有非識者至比諸非聖無法罪殊死嘗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其撰禮名樂又不待云當時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桓譚氏而止耳張衡氏而止耳縱有儒宗賈逵氏摘讖互異三十餘事以難諸言讖者及條奏帝前仍復附會圖讖以成其說身亦以貴顯他更可知於此有人焉能料二百載後其學寢微有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被糾輒死如隋之代也哉又料有乞取九經正義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如歐陽氏之請也哉又思今天下所廟祀者莫過漢壯繆侯之盛抑知侯之前血食盛者則伍子胥也項羽也朱虛侯劉章也讀風俗通義城陽景

王祠徧滿琅邪青州六郡及勃海都邑鄉亭聚落雖遭禁絕旋復故讀明一統志僅莒州一處存耳懸絕如此豈非鬼神亦關氣運冥報各有時代古文書二十五篇出于魏晉立於元帝至今日而運已極中間爲桓譚張衡之非者不少安知後不更有歐陽氏出請以刪讖緯者刪此古文尊正義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書之運也吾終望之維持此運者

按或問緯起哀平子以爲始成帝者何也余曰張衡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見尤洞然若莊子孔子繙十二經以

說老聃說莊者謂兼六緯在內是莊子時有緯殆非也

或又問隋志識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范書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者不合何也余曰此蓋隋志誤讀張衡疏侍中賈逵摘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爲逵非識不知逵第摘之云爾初無所非也不然逵僅如鄭興尹敏官亦不顯尙望其於明章兩朝以左氏學爲帝嘉納耶非附會圖識力耶史凡此等譌謬處不勝辨聊一及之俟世之觸類而通者

又按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又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耿弇傳注臨淄小城內有漢景王祠琅邪孝王京傳京都菑國中有城陽景王祠上書願徙宮

開陽以避是景王祠東漢初已盛不獨如劭所言

第一百

余向謂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領六卿之說今且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周禮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大馭爲最尊又有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瀟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馭車之事大僕雖有

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大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憊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大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蚤已自吐供招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凡余駁正古文皆挾摘其所以然使無遁情近儒謂揚子雲生平昌黎亦被瞞過程子猶爲之諱朱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膽鏡雄爲狐妖無遁處快哉斯喻也

按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
秦官制多不師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尙書令是有
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有名內而實外侍中給事中之
官是有名武而實文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遷流
之常無足異獨異當周穆王朝作書命其臣爲太僕不本周
官旁侵大馭職掌如秦制殊失卻本色耳
或謂古文書多出漢書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子能一一窮其
所出其於漢書亦可謂熟已余曰何足云憶宋嘗有二事韓
魏公當英宗初屢以危言動光獻太后一日簾下忽問漢有
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
太后語便塞案武五子傳李夫人所生子名髡初封昌邑王

賀乃嗣立者國旋除故漢實兩昌邑王公蓋援此以對若爲弗識其意明以全國體而陰以消母后之邪心誰謂宰相可不用讀書人乎蘇轍紹聖初疏諫父作子救何世無之且及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侍罪莫敢救者范忠宣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帝爲少霽案武帝紀贊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班氏乃用微辭非貶辭其體析之精如此若二公者庶可謂之漢聖彼劉深父對客能誦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經生技耳

又按余向謂作古文者生于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而

誤今又得一事是恍惕惟厲穎達疏厲訓危也卽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聯上若王輔嗣輩可知詎意周穆王時以輔嗣爲本而摹脫之乎其出魏晉閒可知或曰誤果自王輔嗣輩乎予曰張竦爲陳崇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閒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誤已見於此

又按魏禧冰叔著菴宦策云夏商以前不聞菴人之名至周而著予曾寄語之曰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曰內豎非菴人乎周禮不明言其倍寺人之數乎王季當商之季固先